

蒲門盍簪集

蒲生重章著

坤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28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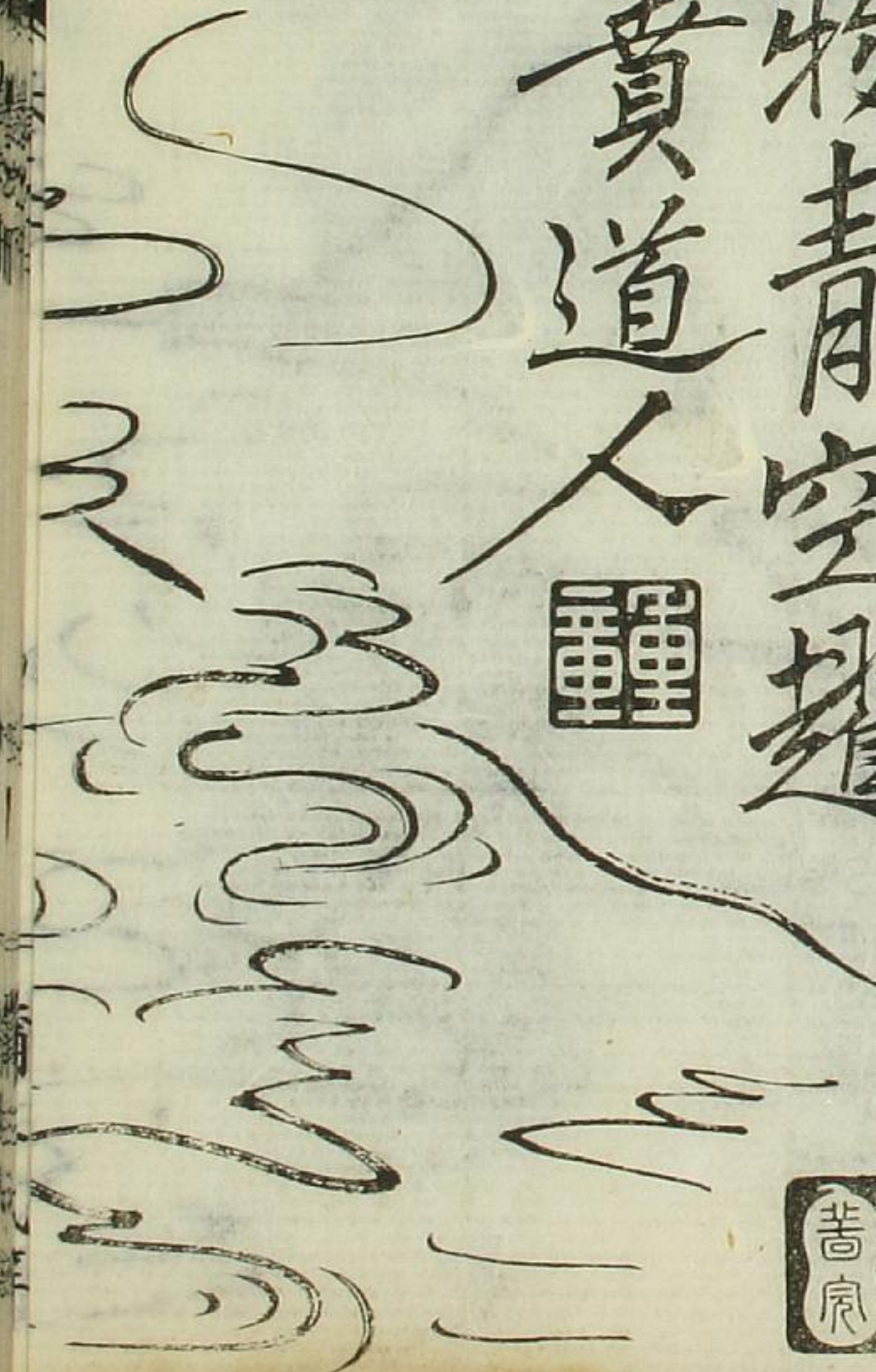


文庫 11  
A 1128  
2

松田宗文庫

腹中浩氣海便頭上燄光  
騰焱仰岳呵嚙成黑雲蜿  
蜒恠物青空耀

白貴道人



昔原

往年黎子  
 盛吾忘年  
 會書此見  
 贈今聞其  
 訃益憂死  
 也為之悵  
 然甲午十  
 月念日

蒲門  
 去益簪日

轉之清  
 波蘇  
 枯養  
 禾青  
 天白日  
 倏歛滂沱



青天白日梅主人



庚寅冬至後

黎庶昌拜題



第四男瞻  
畫園中芝  
故題小詩



仙芝生石上三秀爛如雲不識伊  
祥瑞天將昌我文 耿衣亭



重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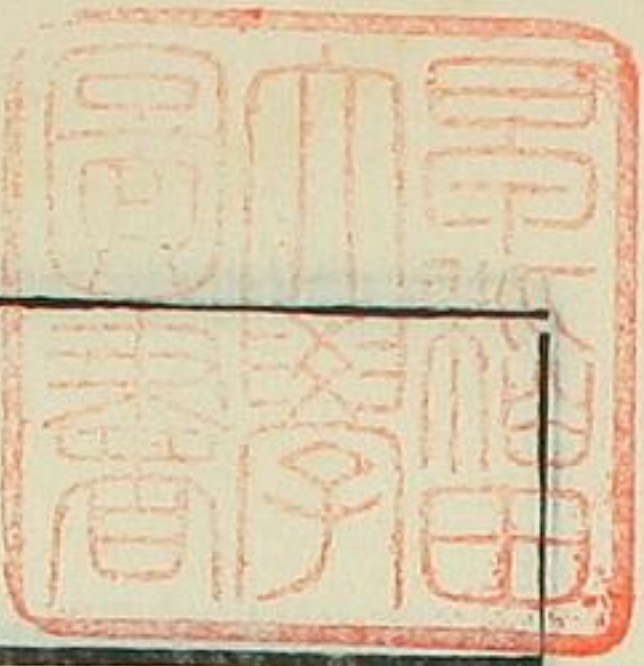
蒲生氏梓

雲鳳云先  
生必獲古  
稀壽乃書  
此以為證

壽

七十一

雲鳳



題蒲門盍簪集

蒲生子闇君開有為塾於東京靖國社下有年矣。及門之盛他塾所未有。良以誘掖後進。靄然而和。人故樂就之。昔侍程子。若坐春風。君較之無愧也。頃出歷年忘年會詩。若文眎余。其中師弟情誼之洽。殆如家人。無惑乎從遊者之衆也。篇末多有小山君評語。小山為麗澤社友。嘗與君及余論文字者。則甫三句。意已下世。明日將臨其喪於谷中。君與余其得無今昔之悲乎。閱竟為之慙然。

光緒十五年庚寅冬十一月二十四日雨中。孫君異

蒲門盍簪集 卷之下 蒲生氏

識。

余因徐少芝獲交孫君異。二子屢訪余於魚板橋寓。故余送少芝詩云：追隨月夕又花晨，其奈光陰似轉輪。老學我元遺逸士，壯歸君即宦遊人。青樽論志駿臺雨，紅燭話詩魚板春。別後相思豈無夢，交情三載有前因。送君異乃云：誰圖海外有知己，百卷載還蒲子書。及其再遊我邦，交情益深。既而跨大鯤於南溟而逝，可勝痛惜哉！嗚乎。

甲午清明節識于玲瓏亭中。于時櫻花零落，紛紛如雪。

蒲門蓋簪集

蒲門蓋簪集卷之下

東京

聚亭 蒲生重章子闇氏著

朱芝記

洞齋曰形  
容曲到

壬辰夏園中石罅生芝，一根黃蓋，朱莖，莖又生小枝，如鳥喙，莖長可八寸，蓋大如掌。至秋採而藏之，肉厚質堅，如朱髹者，甚可愛。時余年方六十，家人以為祥瑞，勸舉壽杯。余笑曰：靈芝之生，是偶然耳，何足以為祥。明年春移居於飯田坊二合半坂，修理居室園池。至明年四月，苟完矣。時園中百花爛漫，不忍徒過。遂許家人之乞，卜是月十八日開壽筵，會者九三十餘。

蒲門蓋簪集

卷之十

蒲生氏稿

洞齋曰再  
瑞豈可不  
祝之

人高木靜齋自房陽至其壽詩有芝靈山自靜松老  
節逾堅之句余頗稱之但嫌其虛構然猶為勝龜鶴  
套語也既而靜齋還房陽無何山上生朱芝如前年  
生者美甚家人又以為祥瑞植以養之余亦驚見曰  
靜齋豈預知其生乎將其詩為之識乎抑天錫我此  
祥瑞有不偶然者乎雖然余之芝五色爛然者素既  
生靈臺非夫枯枿朽腐餘所蒸生才能三秀比也靜  
齋豈能知之哉乃記以似

豐島洞齋曰此為生於青天白日樓園中芝古人  
以芝為神艸甘泉之寶商山之食其為瑞也明矣

網亭力學躬行年德俱邵又益於人也多宜哉得  
此天錫余不德嘗獲庭中把葉甘露之瑞今讀斯  
記有所感不覺贊評

昔者蘭陵有蕭逸人者烹靈芝食之後有道士見  
逸人驚曰先生嘗得餌仙藥乎何神氣清晤如是  
道士因診其脉久之曰先生嘗食靈芝矣夫靈芝  
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者是也逸人告實道  
士賀曰先生之壽可與龜鶴齊矣今予朱芝亦與  
此同而既乾硬不可食惜哉製亭又手記

玄芝記

余藏玄芝大小十五本其尤奇者生蟠根上高五寸七分頭蓋周圍一尺六寸七分無莖以樹根為莖已化石周圍一尺二寸三分色如黑漆其狀如西行法師戴笠踞石少仰而望不二山者又有駢頭雙莖者又有長莖如鉄如意者其餘皆植盆栽樹根或挿花瓶中頗有風致嗚乎芝之為祥瑞也久矣宋祥符時天子好祥瑞上下爭獻芝則皆賜書及金帛以嘉賞之夫芝無用一玩物耳其售不售奚足言但世之被褐懷寶而終身不售者亦可惜矣夫今余之十五本

洞齋曰本色

洞齋曰隱然有所警

雖不遇如祥符之好時機亦被愛賞而在青天白日之樓則芝亦可以無憾焉况於如夫西行法師嵩居川觀超然于塵埃外者乎

豐島洞齋曰此為青天白日樓上所藏之芝雖品彙大小形不同而其為奇一也筆力精到能寫其奇藏而儲之沽之哉沽之哉待其賈者不在芝而在人  
甲午九月上旬



頑固扇銘并序

以下新舊雜稿  
錄以示諸生

扇以白木造形似摺扇而不可開其柄烙記頑固扇  
柳原謙吉作八字謙吉幕府遺臣以擊劍名天下今  
尚結髮儼然不失舊士風亦偉人也余獲此扇置座  
右而玩弄為之銘曰  
扇其形而笏其用其材甚堅長過尺不能蔽元規之  
塵可以擊朱泚之額

重野成齋曰妙句警策

蘇東坡詩  
蘇東坡詩

人也者儲天地之精稟五行之秀而生故謂之小天

地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直以天地自比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如黃帝  
岐伯及秦越人說人躰脉法皆以天地四時五行配  
之則人之為小天地也明矣人豈可不自重乎哉夫  
頭之圓而位于上天也雙眼之炯々日月也雙耳之  
聳一鼻之峙山也口腹之空嚙納物江海也少腹之  
膨亨培養百骸田圃也故田稱足之位于下能載百骸  
而行地也而心為火肝為木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

春山曰揅  
君曹小說  
似讀列子  
成齋曰此  
評妙

皆有至理而存焉。非淺人所能解。蘇東坡晚年愛醫  
理曰。凡人身有竅二者。皆屬腎。故其液皆鹹。治其病  
皆補腎。朱晦庵亦精醫理。曰。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  
及。燭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  
矣。人體之不可不原乎天地五行而養之也。如此。唐  
薛君胄好服食。多讀異書。中秋日。長嘯獨飲。忽覺兩  
耳有車聲。因頽然思寢。頭纒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  
蓋。駕赤犢。出耳中。有二童子。綠幘青帔。各長二三寸。  
謂君胄曰。吾自兜玄國來。君胄大駭曰。君適出吾耳。  
何謂兜玄國。來童子曰。兜玄國在吾耳中。君耳安能

處我。因傾耳示之。乃別有天地。此妄誕之言。不足信  
也。然亦安知非人身即小天地之寓言耶。嗚呼。孔孟  
軒岐及數君子之言。既已足信。則人可謂一箇小天  
地矣。所宜自重。以無負此天地也。已因為之說。以示  
諸生。

小山春山曰。洪範以來。五行之說。不可廢矣。漢儒  
信之太過。竟至迂怪不可用。此篇以人事自重。五  
行之理。從而明晰。非有學殖者。則不能為也。  
孫君異曰。引證繁富。論斷有理。是為名作。

蟻說

蟻雖小蟲。亦有足多者。平生各有黨。守其穴。黨類甚親。若他蟻來。吾穴則眾蟻共逐出之。不去則咬殺之。諸黨各奉一大蟻以為王。眾蟻從其命。日四出奔走求食。畜藏其穴。以禦冬。何其義而智也。真可謂義蟲矣。今夫欲使絕海異類之人住。我圉土與我政權。何也。噫。

孫君異曰  
即小見大  
莊叟寓言

陳衡山曰。所見甚高。而用筆簡潔。足與杜老義鵲行並傳。  
重野成齋曰。觸物慷慨。

某寺僧嗜茶

某寺僧酷嗜茶。日夜煎而啜之。其奴不知其為何物。見而羨之。謂僧曰。上人所啜者何物。請賜鄙人一椀。僧曰。此名曰茶。其味清苦而甘芳。啜之蓋有三益焉。能使人少眠。能使食消化。能使慾情不發。奴顰蹙投椀曰。然則不願賜也。僧曰。何故。奴曰。鄙人夙起夜寐。今日採薪于山。明日鋤菜于野。曾無半日閑。精神困倦。四躰疲勞。晚歸食罷。就枕齁齁。逸能安神。休躰。若使鄙人不得眠。則不能日之于山。于野。其害一也。鄙人終年麥飯菜羹。然未嘗覺腹之果然也。若使鄙人

速消化食。則夫妻俱不免乎餓莩。其害二也。鄙人無父母。又無子女。獨有山妻。在井臼之勞。衣服之補。及隣里之慶吊。皆彼之任。若使鄙人如木石。則彼或與人通。必弃我去矣。其害三矣。故不願賜也。僧莫以難焉。

善諷子曰。嗚乎。世之士大夫。唯知有益於己。而不顧有害於人。妄試新法於政者。不為此奴之所輦。願者幾希。

重野成齋曰。竒創簡鍊。其效不啻其法。村山拙軒曰。善諷新法。不負其號。妙々。

筆筒銘

筒以扶桑木造。形作八稜。豎六寸強。徑周一尺五寸。可以盛筆百餘管。八方彫山水。即日光山神橋圖也。題詩云。勝道開山日。靈蛇降濟津。鬆橋工竣後。千歲特稱神。欵曰癸巳仲秋六十一叟學齋印。二文曰林曰昇。樞密顧問官佐佐木君今夏扈從皇女避暑於日光山。命良工製之。以贈余。余因之有所感焉。學齋方幕府之盛。司海內文權。而世苟一變。今則為東照廟祝。不辱其身。可謂不負所學矣。適與余同庚。亦親善佐佐木君。以維新元勳。虛心恭謙。寵我輩隱儒。

如此豈亦易得哉。乃為之銘。置諸机上。銘曰。  
 其外稜稜。其內空空。毛穎所宅。陶泓陪從。其材維何。  
 漆黑玲瓏。土中埋木。鏤彫甚工。其彫維何。晃山龍從。  
 溪水犇注。淙淙洶洶。有石磊磊。有樹葱蔥。神龍所蟄。  
 長橋若虹。於戲林氏。累世儒宗。昔司文權。今守闕宮。  
 題詩神橋。頗見筆鋒。鏤之筒腹。以留墨蹤。誰其贈我。  
 維樞密公。以此美器。使我文雄。  
 豐島洞齋曰。文亦稜稜。八面有鋒。不可犯。不可易。  
 初焉。摸寫筒形。中焉。起林氏感。終焉。說贈者榮。已。  
 疊疊逐段。奇致相生矣。

又曰。管城者。毛穎子之內城。筆筒是其外郭。內城  
 與外郭并存。而守始全矣。此銘榮毛穎子也。深矣。

酒瓢銘

被許由。碎遭顏子。愛月下花前。我與汝對。醉步踉蹌。  
 或挈或佩。汝能傾心。澆我磊塊。

大酒瓢銘湯川立道所貽

嗚然大也。盛酒過斗。可以醉倒。十人良友。但其堅矣。  
 難挈隻手。乃使長鬚。擔從吾後。俎橋隱儒。聞之在叟。  
 魏王大瓠。五斗容受。此其種乎。誰種誰取。湯氏貽我。  
 永為我有。春花秋月。愛汝甚厚。無蓬之心。汝亦樂否。

三樹月波樓杯銘

其色茶褐。其形古奇。三樹月波名樓用之。名士乘醉。作文賦詩。壓倒一世。其人為誰。山紫水明。勝地栖遲。山陽賴氏。海內皆知。其子士剛。東遊齊貽。我日持此。酣醉淋漓。以傳偉人。以傳美姬。恐負此器。乃題銘辭。重野成齋曰。此瓢此盃。得此銘。與偉人佳人同傳。亦多幸哉。癸巳二月拜觀。

豐島洞齋曰。瓢也。空々善容善澆。與先生磊塊之胸一般。杯也。志士之貽。啣之頰紅耳熱。目中無人。筆陣孰敵。瓢乎杯乎。先生之大用。

星雲硯銘并序

予所藏端溪硯。石色青紫。其質堅緻。縮五寸二分。衡三寸七分。上殺一寸二分。厚一寸二分。重可七斤。作風字形。池上作雲紋。雲間有雉鵠眼。青黃重圈可愛。高深甫曰。眼在池上者。名曰高眼。尤佳。呵之輒濕。摩之亦濕。溫潤如玉。能發墨。墨瀋不乾。剝紫檀作匣。亦作風字形。余名曰星雲硯。酷愛之。一日清人孫君異至。觀之曰。如此良硯。在弊邦不易獲。先生大著有偉人傳。不可無此良硯。奚自獲之。曰。鹽田公使曩在貴國。見之骨董店。購歸。其令嗣受業於余。貽以謝。啓迪

漆園曰。圈疑作圓。

邦下脫亦字。

之勞。君異曰。公使善鑒識。而歸先生硯。硯亦獲其人。是可賀也。乃為之銘曰。

硯海混濛。黑波泠泠。龍飛鯨躍。聲如雷霆。蜃樓貝闕。現來崢嶸。珊瑚珍珠。網得瓏璫。雲際一點。吁是何星。母乃少微。終古熒熒。隱士所寶。壽而康寧。磨而不磷。鈍而堅貞。誰其有之。蒲生聚亭。

島田篁村曰。此研余屢觀之。質色兩佳。細潤可愛。古人云。佳硯可遇。而不可求。余賀子闇之遇此研也。却賀此硯之遇子闇也。壬辰春初。王漆園曰。序語簡括。銘尤精當。少微四語。証佐有

致。更為擅勝。

鶴說

鳳凰翔乎千仞。覽德輝而下之。則固靈禽也。而今不可見。吾其取于鶴乎。玄裳縞衣。昂然獨立。飲于溪。啄乎藻。不饜稻梁。不近禍機。能保千歲之壽。雖不及鳳之德。亦可謂靈禽矣。今夫人萬物之長也。而或昧乎勢利。冒危險。以悞一生。而歸九原者。比比皆是。曾玄裳縞衣之禽。之不及。可不哀乎哉。抑余又有感焉。維新之初。東京近郊。禁銃獵。是以池塘溪澗。往往見野鶴。其閑放清遠之狀。殊可愛也。近日銃獵之禁弛。轟

海南曰信然

又曰慕揚子  
本作慕取也  
作慕誤也  
為義

轟之聲起于四郊於是乎鶴見幾而遠去不復見隻  
影蓋彼謂我今遊冥冥者何所慕嗚乎鳳兮鳳兮  
吾不可得而見鶴乎鶴乎吾其與汝俱遊冥冥乎

藤野海南曰大兄未與鶴共匿其影而閑放清遠  
其胸懷殆似遊冥冥者高於鶴更一等。

小山春山曰子聞不饜稻梁而稻梁自足是燕雀  
所羨古人有句云人到無求品自高子聞庶之此  
篇清絕高絕末段有敲金戛玉之韻敬敬服服。

丁亥仲秋

觀狐狗狸叶記

生雌竹三本鈞節截之各長一尺八寸紙書狐狗狸  
三字分之入三本竹頭孔中麻絲束其中央張竹足  
作鼎足之勢以豎之繩床上把飯桶蓋冒竹頭以袂  
子蒙之男女二三人環之而坐以三指輕置桶蓋上  
少焉雌竹三本皆活動乃問之壽夭貧富吉凶舉足  
為應皆有驗名之曰狐狗狸叶不知其何故也初余  
不信之以為愚俗之戲一夕試招善叶法者作狐狗  
狸如前而驗之家人門生等三十餘人列坐觀之使  
先問之余年齡曰狐狗狸狐狗狸主人公年齡幾何



狐狗狸輒舉足蹈床作聲者五十有五。余大驚。因又便問曰：狐狗狸，狐狗狸。主人公從今生存乎此世幾年？狐狗狸輒復舉足蹈床作聲者十有一。然則余十六歲而歿也。昔者司馬君實、歐陽永叔、蘇子瞻皆年六十六而歿。嗚呼！余亦天命果然邪？吾將徵之於他日矣。既而問兒女八人年齡，皆應之如其數。余尚有疑焉。乃去他人，自與女德子試之。其舉足如初。於是乎益驚。乃使問吾家七十三歲老婆樂壽之命數。狐狗狸輒舉足蹈床者僅一。則知樂壽死于明年也。果死，則余亦以明治三十一年歿也。豈可不預為臨。

春山曰：藉諸生口頭正論為結妙

終之計乎。嗚乎！狐狗狸亦靈恠哉。門生某前膝問曰：余將欲唾手取功名富貴，若果得遂其志，則狐狗狸請舉足者二。若不能遂其志，舉足者一。狐狗狸輒舉足蹈床者一。某怒曰：咄！狐狗狸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汝何知艱然投袂而起，眾皆大笑。嗚呼！此真理之不可悟者也。故余記以質諸博物君子。

孫君異曰：命數之事，聖人勿言，非輕之也。慮信天以廢人也。莫靈於人而鬼恠足以勝之，是有術焉。而非其果能勝也。中土有所謂鐵板數者，即邵子數言往事，歷歷不爽。然其後卒未有能驗之者。蓋

窮通壽夭。雖天主之。天究不能必定之也。轉移之權。其仍操之在已乎。明治三十一年之說。君何必信焉。

徐少芝曰。於滑稽之中。寓知命之意。然則先生之心。又豈為狐狗狸吠動乎。

小山春山曰。世之奇者。大率如狐狗狸。似淺陋俗戲。而其理有不可誣者。且京城百萬之家。匝月之間。比隣行之信之。誰教而誰傳。此所以為奇恠焉。術者云。先生當獲七十壽。雲鳳亦書壽字以證。而叶云六十六。未知孰信。呵々。聚亭自識。

辛卯除夕偶吟

久客龍鍾憐此生。紙窓竹屋坐深更。杜陵守歲椒盤列。賈島祭詩香篆橫。天變地妖曾慣看。人情世態反堪驚。平頭六十明朝至。猶啓青經對短檠。

鱸松塘曰。子闇至老篤學不衰。此詩結末可以見焉。

大島怡齋曰。後聯寓許多感慨。耐人尋味。

又

閉門過一冬。潛蟄似痴龍。赤黑烏狐走。青黃松菊濃。傷時霜滿鬢。慨世酒澆胸。吾耳明朝順。卧聽殘夜鐘。

大島怡齋曰。五六是蒲公本領。  
村山拙軒曰。吾輩語。三復不厭。

壬辰元旦口號

濠水不合似春暄。早起紅暎映小軒。堪笑潛夫耳方  
順。但欣貧叟舌猶存。縱無高祿分親戚。也有著書傳  
子孫。歲市前宵買梅樹。今朝花底倒青樽。

鱸松塘曰。新年三日。蒲生子闇過訪賀正。因見示  
此什。偶大島君樸亦至。乃同觀焉。諸作吐露性靈。  
毫無浮響。方今詞壇宿將。前後凋謝。可獨任方面  
之寄者。非我子闇而誰也。子闇其可不自重哉。

大島怡齋曰。句句實際。使人不覺呼妙。不可與彼  
描頭畫角。蚓竅蠅聲。自喜者同日而論也。

癸巳除夕書懷二首

今春避開買山莊。便去俎橋舊草堂。庭樹當窓三面

翠盆花繞砌。四時香盆栽千里香新居冬景殊幽邃。

季世民情奈激昂。今年眾議院六十明朝又加二。半

生詩酒笑吾狂。

耳順老夫尤健康。朝夕講讀飲增量。不知官海風波  
惡。且愛吾園花竹香。弟子呈魚佐杯杓。北海道富山  
美。鉅公贈器賁文房。佐々木叔容贈人間清福吾聊領。

鱸松塘云 僕長君十 載而詩酒 清狂殊未 已自咲狂 奴故態也 又云君年 踰耳順而 強健不讓 少壯人可 謂占盡人 間清福矣

未恨暮年雙鬢霜

甲午新正口號二首

六十餘年耽古經。今朝又喜遇王正。箬歌樂道吾雖

愧金石詠歌心竊傾。兒買梅花娛老父。市裕良二兒歲

奇甚矣妻斟椒酒醉先生。一家無恙迎新歲。即是熙

熙聖代氓。

微雪紛霏午放晴。新年景物愜幽情。池冰融處凍魚

活。林日暄邊春鳥鳴。盆裡早梅香馥。瓶中寒菊色

鮮。明滿。曾磊塊。一樽酒。大芋澆。來詩自成。

小野湖山曰。人生清福。渾無所欠。衰翁欲不動艷

又云古人詩高。人妻亦喚先生。此詩之謂也乎。

羨之念得乎。

鱸松塘曰。曾無芥蕙。故其詩天籟自發也。

杉浦梅潭曰。用筆自在。造語靈活。蓋以經史文章

力出之。皆具一氣魄。余一讀。知非詩人詩也。

癸巳歲移居于飯田坊二合半坂雜咏

机案圖書及石花。數車載去上陵坡。壯丁搬運滴珠

汗。自笑吾家長物多。

小野湖山曰。先生長物之多可羨。余曾有句云。可

為孟郊家具少。東西南北屢移居。老貧自憐已。

魚板橋西九段坡。坡頭北去尚坡陀。坡陀盡處門東

向。即。是。聚。亭。安。樂。窩。  
清。泉。深。樹。是。吾。莊。避。得。塵。囂。移。筆。床。此。地。誰。呼。二。合。  
半。先。生。晚。酌。恰。同。量。

小野湖山曰。老夫酒量日要五合。所以不免貧乎。  
細。雨。濛。々。長。荻。芽。殘。櫻。如。雪。舞。風。斜。池。塘。好。是。春。將。  
暮。無。數。遊。魚。唼。落。花。

魏紫姚黃弄艷陽。春風馥郁送天香。誰知數朶花王。  
外。別。有。青。天。白。日。王。地。黎。庶。昌。贈。詩。云。何。期。紅。粉。佳。人。  
開。吟。微。醉。步。花。陰。春。月。照。波。々。躍。金。誰。鼓。玉。琴。娛。靜。  
夜。水。聲。以。外。送。清。音。

城中也見小溪山。飛瀑濺來白石間。養得道心無雜。  
夢。通。宵。支。枕。聽。潺。湲。  
好。入。華。胥。忘。世。情。一。池。芳。草。午。風。清。忽。驚。倦。枕。知。何。  
物。三。尺。鯉。魚。跳。有。聲。

家靠高邱遠市城。紅塵不到覺心清。夜來最愛幽閑。  
趣。唯。聽。蛙。聲。與。水。聲。  
綠。陰。如。水。洗。炎。氛。池。上。暮。煙。凝。似。雲。老。眼。挑。燈。好。緜。  
帙。山。堂。六。月。夜。無。蚊。

小野湖山曰。六月無蚊可喜。余京地新居。三歲不。  
用。蚊。帳。是。稍。可。誇。

移來庭樹百餘株。雨後欣々葉色蘇。自笑得他橐駝訣。栽培無復一株枯。

引得龍鬚繞屋斜。炎天恰好綠陰遮。幽香脉々吹杯酒。滿架葡萄細著花。

小野湖山曰。葡萄不賞實。先賞花。前人所未道。

孤松夭矯若龍騰。蟠石垂池翠幾層。園裡木翁吾最重。後凋曾被尼山稱。

碧梧覆屋斷炎氛。午睡枕頭傳異芬。夢覺凭欄豁吟目。滿階黃雪落花紛。

梧花可稱未曾知。今復始知之。

孤峯砒兀尖如米。奇石移來水樹間。何料京城千里

外依稀日見越州山。越米山之米山其形頗似

蒹葭采々水之涯。白露未降涼氣滋。所謂伊人那處在。一樽此夕慰相思。

小野湖山曰。平實中有變化之妙。是先生所長。

龜谷省軒曰。閑適瀟灑。柴桑遺響。

鱸彥之賦一律。見寄二合半坂新居。余和韻未

成。兒重裕和二首。稍可觀。欣然操筆書二十八字。

新買園池可忘飢。故人况贈絕佳詩。老夫懶復和瑤韻。姑擲吟毫付小兒。

二合半坂新居和鱸松塘翁瑤韻二首

蒲生重裕

聚亭曰兒能先余和  
鹽翁韻余  
之老可知  
矣吁

山莊遠市自清幽。此地考槃堪遣愁。雨過游魚躍池  
水。日沈飛鳥返林邱。鐘聲斷續何邊寺。燈影依稀幾  
處樓。盛夏尤欣不知暑。風軒高枕聽泉流。  
鳳城北去境殊幽。綠樹低池杜宇愁。蕭散琴書避朝  
市。巍峩殿閣據隣邱。島津侯邱在山莊東納涼祇合眠雲榻。賞  
月何須上画樓。風物看來適吟思。照波煜々數螢流。  
小野湖山曰。二律巧穩。雖老成人。恐不能及。

蒲門學規

有為塾揭示

一丈夫本領不在徒識字解文而已也。孳孳講讀者。  
即學人之所以為人耳。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是已。白鹿洞書院揭示亦宜諳誦之。

一皇罔以武建罔。學者慎勿流乎文弱。宜激昂志氣。  
仗義敵愾。以報罔家。文武本一致。不宜曰我文人  
也。我武人也。故古者教人。必自六藝始。禮樂射令方

當以御書數。苟通于一。則罔家必有用焉。

一經書講讀之餘暇。宜勉讀歷史。則明於宇宙古今

之沿革。而識乎政道之得失。洎英雄豪傑之操履。其為益不鮮。宋藝祖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故莅政事者。宜用讀書人。不然冠履倒置。自以為是。其害乎政也大矣。

一 發起洒掃。行朝拜禮。食後受業。退讀經若史。皇漢洋史

並讀

一 夜讀子集。或作文詩。無關世道人心者。不作而可也。老莊申韓之書。不必深研究。  
一 勿晝寢。勿無故而飲酒。勿比黨。勿不告而  
出。勿妄引俗人談時事。勿索隱行恠。勿欺

人。改過勿憚。勿為游冶惡少行。勿暴殄天  
物。勿玩物廢業。勿耽讀稗史院本。

凡此十三勿。宜謹守之。古人云。有為者。必有不為。汝輩知此意否。苟知之。則何患學之不成。何患功名之不立。若不用乎時。則千載之後。必有知之者。此古人所以孜孜勉學而不休也。

諸子千里負笈從余學。其必各有所志矣。而若有懶惰不讀書。酒色誤身者。則余無辭以謝於父兄。常以為憂焉。諸子其慎戒之。昔者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



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由此觀之。古人之學。雖不讀書。猶有所學也。余雖不肖乎。孤窮獨力。忍性克己。以成家。諸子若有所學焉。而有為。則余有辭於父兄。其何喜若之。

學基

學者須以忠信立志為學基。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苟忠信而志于學。則聖賢之域。不難到也。諸子其勉旃。

唐彪曰。涉世處事。敬字工夫居多。讀書窮理。靜字工夫最要。然涉世處事。亦不可不靜。讀書窮理。亦不可不敬。二者原未嘗不離。故周子言。聖人主靜。程子喜人靜坐。已包敬字在內。朱子恐人流于禪寂。於是單表敬字曰。動時循理。則靜時始能靜。此言最為了徹。太抵執事有格。動時敬也。戒謹恐懼。靜時敬也。時行而行。物來順應。動時靜也。時止而止。私意不生。靜時

靜也。二者本不宜分屬。但整齊嚴肅。於作事上見得力。故曰涉世處事。敬字工夫居多也。澄神靜坐。於道理上易融會。故曰讀書窮理。靜字工夫最要也。

文源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學者當以此爲文源耳矣。

古人有能文而不能詩者。有能詩而不能文者。此係于天分。秦少游言。人材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韓退之論文多確言。諸子

已所知。杜子美詩人而亦多確言。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文章詩賦皆然。諸子其記之。

武叔卿曰。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用媚。文字俗淺。皆因蘊籍不深。蘊籍不深。皆因涵養不到。涵養之文。氣味自然深厚。半采自然朗潤。理有餘趣。神有餘間。詞盡而意不窮。音絕而韻未已。所謂淵然之光。蒼然之色者。是也。程明道謂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筆墨。蹊徑之外。此無他。惟其涵養到。蘊籍深。故其情致疎遠若此。

周恭叔曰。昔之君子無意於為文。蓋嘗養其文之所自出者。不使好惡憂患忿懣恐懼動于中。以害之。故其心正而氣全。氣全。文自至也。

武叔卿曰。文者心之精也。而神所為也。神有清濁。則文有純雜。神有靜躁。則文有麤細。神有昏明。則文有顯晦。有諸內。必形諸外。若表影相符。未有或爽者也。故脩文之士。先務凝神。神完則精固。精固則氣克。氣克則志强。天下事無不可為者。况區區文字乎。若凝神從事。而文有不工。吾未之信。雖然。凝神亦難言矣。必掃除外好。歸併一路。收攝此心。綿綿密密。無絲毫

間斷。而神始得凝焉。豈營營者能妄希哉。  
杜牧之曰。文以氣為主。氣和。文自雍容大雅。氣壯。文自克實雄健。氣清。文自澄潔鮮明。凡欲作文。須先養氣。毋輕喜。懼氣之揚也。毋暴怒。懼氣之拂也。毋多言。懼氣之躁也。毋妄動。懼氣之失也。動靜語默。端詳閒泰。常使太和元氣周流于四體間。發為文章。自然迴出尋常矣。

### 讀書法

朱子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

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後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朱子曰。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令有味。理會不得處。且宜深思。思之不得。然後將註脚看。始有益。如人饑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饑不渴。而強飲食之。甚無味也。

陸象山曰。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強揣量。作意推求。或有未通曉處。姑闕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克日明。後日本源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渙然冰釋矣。

朱子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遍。略曉其意。即厭之。欲別求書讀。則是于一卷書。猶未得趣也。

文久二年壬戌。秋九月。襲亭學人自識。

小山春山曰。為學之要。此數則盡之矣。弟子遵奉。不迷他岐。則他日不立功。必立言。宜勗焉。勿懈。

癸未九月念六。拜讀於无悶室。

孫君異曰。聖學之要。不過此數則矣。而其造詣。則存乎其人。憤悱焉耳。

諸子讀經籍。須不拘々章句。而活看大義。施諸人用。

諸己。若只以講說為儒能事畢者。則陋矣。曾茶山詩云。童子區々攻一藝。老生汲々事三餘。偶然領會忘言處。只有淵明解讀書。又云。勿謂微言久絕絃。六經正用此心傳。假令壞壁無餘燼。日月堂々故麗天。二首實先獲我心。我輩不做腐儒喋々黨枯竹。護朽骨也。

明治二十七年甲午九月於青天白日樓中。裝亭又識。

讀書

乙卯舊作于時  
年二十三矣

讀書須默識。會意可忘食。如何諸生輩。強解費辯飾。古書錯簡多。存疑勿臆測。幾度歷兵燹。又被蠹魚蝕。嗟予不思之。喧呶互是非。讀書不讀書。文脉盡分離。底事不活看。徒拘泥其詞。此意誰共語。唯有淵明知。叮嚀諸生輩。古書勿強解。當師老淵明。活看自無礙。但要通大義。何用細容喙。聖經及醫籍。百家恣沙汰。沙汰誰是真。後進迷適導。奧旨安得搜。講筵說紛紛。不如閉門戶。獨坐閑處繙。玩索方會意。奧旨叵容言。橫山湖山曰。妙論先得我心。丙辰仲春。

就為津毅堂曰。句句有味。善讀書者。

江門歲晚苦寒

窮陰漠漠雪意沈沈。犬吠空巷。鴉噪霜林。歲行盡矣。誰憐客子。世無子期。俗情如紙。深夜剔燈。枯坐似僧。敗氊冷冷。病骨稜稜。寒威如削。客衣太薄。無物可典。安得斟酌。

鷲津毅堂曰。四言詩。不見窘澁之態。妙妙。

乙卯冬十月二日夜。余遭震災。几案書笈衣衾等。悉燒失。明年遊峽湘。又遭盜難。今錄此詩。使兒輩知余困學艱難一斑焉。甲午小春成淑甫識。

甲午八月贈門生某某等從軍在三韓

我直彼曲。太分明。師直為壯。壯氣盈我師。堂堂乃有名。彼氣阻喪。那爭衡。義兵所向。鬼神驚。砲擊艦。碎如浮萍。牙山陸兵。亦頽傾。銃砲旌旗。棄縱橫。天兵乘勝。奪虜營。俘獲如山。難携擎。韓人始服我。至誠挫強扶。弱義俠情。君臣感泣。舉國聽。獨立護得三韓城。我武維揚。遍寰瀛。須乘此機。事遠征。在韓將士多儒生。曲直老壯。諳兵情。腰間秋水。戰血腥。一揮千里不留行。直當長驅。衝燕京。使彼遂為城。下盟吁。嗟乎宣戰。詔已下。天廷侵攻如火。勿暫停。

豐島洞齋曰。義理精確。字句雅馴。揚皇威。宣皇仁。此篇須為雅頌讀焉。

本田種竹曰。健筆一掃。氣勢盤礴。此雕章琢句。徒自詡美之輩。竟所不能企及也。

余既校此編。將付剞劂。氏客觀而嘆曰。甚矣先生之好武也。以蓋世之英雄。大塔王真蹟為題字。開卷一篇。以漢楚興亡所係之鴻門會為比。方令我與清構兵。捷報頻至。先生必有快人意。大作請示之。余乃示此詩。客擊節曰。快々。蓋載之於此編。乃錄以歷卷尾。白賁道人自識。

蒲門蓋簪集跋

家嚴之為門下諸子講經史也。詳乎人倫大義。而畧于訓詁考證。是蓋欲令諸子知聖學之主旨。讀書之大要。以徒識字解句。不為貴也矣。方今都下學校之夥。實不下數百。而觀其師弟之間。無復敬恭和親之狀。至其甚。則抗敵罵詈。或雖相遇於道路。如未曾識者。嗚呼。師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者也。裕敬讀此集。雖燕遊槃敦之間。肅々雍々。絕不失師弟之禮。是固雖由于諸子德行之美。亦非家嚴平素教導薰陶之功也耶。男重裕謹跋。

書蒲門盍簪集後

吾蒲門忘年之會。既已十回矣。家嚴每會作之序記。其情景躍然于紙上。重良校寫及第九回忘年會序。仲兄雙吉夭折之語。憮然掩卷。拋筆嘆曰。噫。仲兄弃我而逝。仲兄而在。則校寫之任不在良。而在仲兄也。顧仲兄幼而能詩善書。非良輩所能及也。抑夫壽夭命。無奈之何。但不朽其名於家嚴文中。則仲兄亦可。以瞑矣。因書所感於卷尾如此。昔甲午榴花節。重良謹識。

蒲門盍簪集跋

余觀乎今世。非無碩學也。非無鴻儒也。而多師不師。弟子不弟子。其情誼殆如路人者何。噫。予不忍言之也。我裴亭蒲生先生。文學德行。卓出一代。其教誨則紹古聖賢之遺範。躬行以率焉。於是乎師弟親愛。肅恭和氣。藹然如一家。豈可與今世之意氣揚々自高者宿。同日而語哉。先是群弟子德先生之教誨也。每歲々杪。設蒲門忘年懇親會。以觴先生。十年于茲矣。先生無會不臨焉。無臨不作詩文。此編即是也。嗚呼。讌會之流行。未有盛于今時也。而皆止于一時飲食。



遊歡而已。有能如我蒲門此會。文雅風流。續々不絕者乎。是非由于先生實學之德之盛。安能至於此哉。

受業 奧州 山田源三謹跋

藹然其容。毅然其心。治家有法。誨人忠厚。弟子觀乎先生如此耳。本集所載大抵皆係于燕遊咄嗟之作。而明潔優雍。亦足以窺先生之宏懷雅量矣。若夫先生文章之妙。與學識之高。別有等身著書。其憂國熱血之所注。則弟子復何言哉。顧先生齡已踰耳順。而身健氣完。仁人享壽之語。誠不我欺也。則自其本集初編。以至二編三編之多。亦斷無疑焉。弟子以先觀

為樂。乃書卷尾以俟。歲在甲午。節屬寒露。

受業 信州 一柳滝一郎謹跋

家嚴合刻忘年會十年間之文詩并華甲壽燕自序等。重瞻成童。雖未嫻乎文詩。亦陪燕會席末。因取文詩中之意。而画梅花靈芝。以表祝賀微衷云。

男 高島重瞻謹題

今茲甲午小春。我駉亭蒲生先生刻盡簪集。令嗣子綽君及同窓諸子跋已成。題跋之命。又及于余。雖拙乎文。亦已赴忘年會於求友亭。則不可默焉。况於有命乎。乃反覆閱此篇。意到筆隨。愈出愈妙。編々殊

蒲生氏校  
卷之十  
二十七  
蒲生氏校  
甚趣。世之學文者。苟熟讀之。則於其作文法。思過半矣。因書以爲跋。

受業 武州 鈴木太貽謹題

余聞先生曾愠于群小。決然高蹈。聚徒教授。著書等身。昔者屈原被放。作離騷。賈誼被謫。賦鵬鳥。千秋之下。使人欽慕不已。此書雖燕會遊興之作。慷慨悲憤之氣。徃々溢乎楮表。嗚乎先生亦屈賈之亞非邪。

受業 野州 渡邊好作謹題

君子素順逆之境。無入而不自得焉。走於先生見之。

受業 奧州 小関喜藏謹題

癸巳春。余執贄於蒲生先生之門。其冬臨其每年所設忘年會。聞其會連綿既已十回。亡論當時在門下與昔在者。皆爭集焉。余謂先生之門。師弟之間。何其情誼之厚也。余竊見世間師弟之間。有其情似商賈者。蓋謂師鬻其學。而弟子買之。故終一月。急乎納謝金月俸。輒即放逐之。弟子亦怒罵之。亦何其情誼之薄也。今讀此集。當時師弟團樂獻酬之狀。宛然在目。亦可以諷世也。乃拍案嘆曰。於戲。此一部德育教書也。遂書揭于卷尾。甲午蓮花節。

受業 長州 佐々木醜一敬跋。

中興史官蒲先生。豐頤秀眉。舉巨觥。弟子長幼坐其  
 後。團欒獻壽。高談清閑。卷光景宛在目。回頭已是十  
 回盃。十回盛宴。豈易得。不怪佳話藝林鳴。如何世風  
 日澆薄。待師情似路人情。唯是蒲門師弟道。肅然藹  
 然表至誠。和氣自致春風象。坐上無人抱不平。請見  
 每歲先生文。篇篇皆協金石聲。

受業

北總

石原參伍謹題

蒲門盡善集卷之下終

昭和八年一月  
廿七時再  
續

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印刷  
同 年同月廿八日發行

著述 印刷人

發行

人

東京市麹町區飯田町三丁目廿九番地

東京府士族

蒲生重章

東京市日本橋區通壹丁目

大倉書店

東京市麹町區糠町八丁目八番地

森田鐵五郎

發賣人

010190523573

48-13443

